

墓葬用地 10多年后用完

殡葬管理部门:推行绿色殡葬已刻不容缓

清明专版

又是一年清明,苏城再次迎来了扫墓高峰,然而在大家踏青扫墓的同时,又是否想过,多年以后的苏州,还会剩下多少墓地?昨天,苏州市殡葬管理所主任孙晓峰坦言,移风易俗,推行绿色殡葬已刻不容缓,否则,10多年后苏州可能无地可葬。

穴葬“吞地”10多年后将见底

“现在墓地面积是越来越少,一些小型的公墓再过一两年就可能饱和!”孙晓峰忧心忡忡地介绍,2004年以后,苏州对当地所有正规墓地都画下了限制扩建的红线,苏州墓地面积已经敲定。然而到今年为止,苏州大市范围内的墓地面积已经使用了20%以上。每年,苏州大市范围内火化量在4万具左右,其中有90%的骨灰施行了穴葬,即使按照最新的《苏州市公墓管理办法》规定,单穴不超过0.7平方米。一年内,穴葬就将占用至少2万多平方米的墓地。按照如此的占用速度,10多年后,苏州大市范围内规划中的墓葬用地可能用完。

孙晓峰说,目前,“无地可葬”的情况在个别县级市已经出现,当地的多数骨灰都只能供奉在安息堂中。”



部分山林逐渐被墓地吞噬

11000:131 绿色殡葬少人气

为应对将来出现的“无地可葬”的困境,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苏州开始大力倡导绿色殡葬——树葬。

苏州的树葬是指把逝者骨灰深埋地下,在其上种植松树或柏树,并立石碑,刻上逝者的姓名及生卒年月,作为纪念的一种骨灰处理方式。据孙晓峰介绍,苏州市区举行树葬15年来,已累计有近6000份骨灰长眠于树葬绿荫之下。今年主动参与树葬的人数更是达到了131户,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与市区每年平均火化的11000具遗体相比,131这个新记录显得微乎其微。

“把老人埋在树下,很多亲戚会数落我们‘不孝’。有

了钱,还是要让老人‘入土为安’。”一位考虑将父母骨灰从树葬处迁入墓地的市民说出了心里话。对此,孙晓峰认为,绿色殡葬难以推行的症结还是在市民固有的“入土为安”的思想。为此苏州殡葬管理部门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绿色殡葬的理念。“土葬转为火化穴葬花了60年时间,绿色殡葬的推广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壁葬、草坪葬将在苏州推行

昨天,在吴中区凤凰公墓,笔者发现凤凰池墓区的山脚下和山坡上满是墓穴,部分墓穴正在兴建中。然而,一些陈旧的墓穴不少还是空的,有的墓前的石碑上刻有立碑时间竟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考虑到未来墓穴一定紧张,虽然父母依然健在,我却早就为他们买了墓地。”前去给爷爷扫墓的周先生不好意思地说。据其介绍,1993年,他爷爷去世后,家人在凤凰池购买了墓穴,当时,他顺便也为父母买了。如今看来,当初花点钱还是值得的,“现在一座双穴墓三四平方米价格至少近3万,比过去贵了不少。说句不好听的,比商品房还贵。”

在今年清明节前,苏州殡葬协会发文明祭扫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开展文明的祭扫活动、推广绿色节地的殡葬方式、树立厚养薄葬的理念。并告知市民,苏州土地资源极其有限,墓葬过多挤占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绿色节地的殡葬方式代表着社会的进步、生存的需要和殡葬发展的必然。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我们提倡推广树葬、草坪葬等符合苏州人文、地理环境的殡葬方式。

对此,孙晓峰说,在树葬逐渐为人们所接受的同时,苏州今后还会大力推行壁葬、草坪葬等新型的绿色殡葬方式。所谓草坪葬,即将骨灰直接埋入草坪中,上盖石碑,刻上逝者姓名、生卒年月的一种殡葬方式。而壁葬则是把骨灰盒“嵌入”墙壁的一种殡葬方式。

陈泓江 何寅平 文/摄

清明扫墓人数将达120万

“3月28日,发送旅客54677人次;3月29日,发送旅客57288人次。”随着扫墓高峰的来临,苏州火车站刚刚过去的周末迎来了今年清明扫墓的又一波高潮。根据苏州相关部门预测,今年清明扫墓最高峰将在4月4日清明节当天出现,预计扫墓人数可达120万人次。

昨天,笔者在苏州火车站外以及凤凰公墓、藏书公墓等墓区看到,接送扫墓人的专车往返不断,几乎每辆爆满。在凤凰公墓,多个停车场也停满了前去扫墓的私家车。在凤凰公墓墓区办,笔者看到木渎山陵文化产业管理委员会的宣传册上,详细列出了凤凰公墓、灵天线公墓、五峰和真山等墓区的交通线路图,详列从苏州火车站、汽车南站到这些墓区的公交线路和营运时间,方便了市民和来苏的扫墓客人。

凤凰公墓凤凰池墓区一位管理人员说,多天来,到该墓区扫墓的人逐渐增多,每天有数千人。但当前主要以上海等周边人士居多,在清明节期间,本地和长途远道而来的人会增加,“在清明节3天假期,开私家车扫墓的在这里想找个停车位都难。”

据苏州市殡葬管理部门预测,今年清明节期间,苏州祭扫人次将达300万,车辆4万余辆次,祭扫的最高峰将在清明当天出现。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说,已经过去的3月28日、29日是第一个祭扫人车流量高峰。接下来的第二个祭扫人车流量高峰将在4月4日、5日出现;这4天苏州的祭扫人次将达到200万左右,车辆3.5万辆次,其中4月4日清明节当天,祭扫人、车预计将分别达120万人次和2.3万辆次。

王伟 陈泓江

纸钱烧成灰也能卖钱

墓区村民大发祭扫财

“买花吗?”“租不租焚烧纸钱的铁桶啊?”随着清明节即将到来,苏州许多墓区外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便民”摊点,有卖鲜花、香烛的,还出现出租用来烧纸钱的小铁桶的新现象。昨天,笔者在采访中发,这些村民不但出租铁桶可以赚钱,还能将收集来的纸钱灰卖出高价格。更有甚者,将祭扫过的鲜花拾走重复叫卖。

纸钱灰是“宝” 小半桶卖出40多元

昨天中午,笔者刚走近凤凰公墓入口,便发现卖祭品的摊点比比皆是。在这些摊点中,还摆放着许多崭新或用旧了发黑的小铁桶,一旁靠牌上写着“出租”字样。

“要想祭扫烧纸钱,在山上必须用这铁桶。”一位摊主告诉笔者,按照墓区规定,在山上的墓位前,是不能随意焚烧纸钱以及点蜡烛等使用明火的,以防山林起火。为此,墓区设置了专门的集中焚烧点,可一些祭扫人不愿意到集中点焚烧纸钱,那只好租桶使用了。

笔者发现,多个摊点的租桶费用不一,小铁桶是新的或样式好看的,每个租金10元,被使用脏了的每个5元。一位前来扫墓的王女士说,她买了纸钱才4元,没想到租个桶比纸钱还贵。“没办法,明知租金快能买到一个小铁桶,还是乖乖挨宰一次。毕竟,我从上海不能带个铁桶过来。”说完,王女士交了20元押金提桶离去。

在凤凰池墓区内,笔者看到不少老年人提着桶四处转悠,每当看到有人走进墓区,立即围上去争询问向是否要租桶,“比外面便宜,5元怎么样?”而且,有些没租铁桶的祭扫人在偷偷焚烧纸钱时,发现到这一情况的那些提桶“打游击”的老年人,就会跑过去在附近守候,然后等祭扫人离开不远,奔上前去去拾纸钱灰,丝毫不顾及烫手。

“这纸钱灰可是好东西,一斤能卖不少钱呢。要是租了我们的桶使用,就省得我们这样费事了。”一位老人透露说,他们收集的纸钱灰有人来收,回去后再提炼灰中的锡箔。

随后,在凤凰公墓办公区院外,笔者看到一男子驾驶马自达前来回收纸钱灰。一位中年妇女提着小半桶纸钱灰卖了43元,“这灰10多元一斤,要是遇到租桶多的,一天至少能赚个上百元。”

鲜花2元一束 墓区捡便宜重复卖

近来,苏州市区许多鲜花店也纷纷打出了祭扫用鲜花的招牌,一束祭扫鲜花从最低10元至数十元、上百元不等。

在东大街,笔者看到多个鲜花店外摆放着大量扎好的祭扫用花束。其中,一鲜花

店老板说,从上周扫墓人大量出现后,鲜花店的生意也跟着火了起来,要不是加班扎花,就难以满足供应。“现在每天能卖数十束,到了清明节前后那两天,一天要卖几百束。”

笔者在凤凰公墓采访时,也看到不少现场扎鲜花卖的摊点,而且有人捧着一束束鲜花兜售。不过,这些鲜花虽然和市区鲜花店所卖的基本一样,可兜售的价格却出奇的低,每束只要2元。

“你卖的鲜花为何比市区便宜许多?”面对笔者的质疑,一位兜售鲜花的老大妈笑着说,这是薄利多销。“刚才,我们将鲜花放在墓前,刚走不远就被人捡走了。”一位扫墓的男子说,“附近村民将祭扫的鲜花重复使用叫卖,有点不道德。”

陈泓江 文/摄



凤凰公墓区外出租焚烧纸钱的摊点

离世后,继续奉献还是入土为安?

一束菊花、几把纸钱,青烟袅袅,清明将至,手捧鲜花到墓地祭奠亲人的市民络绎不绝。可是却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违背“入土为安”的千年习俗,死后遗体将被运进解剖室,继续为世界做些贡献,而他们的亲人每年清明都会感到分外孤独。他们是捐遗体志愿者,希望过世以后以另一种方式活着。

百年以后,是入土为安,还是捐献遗体、继续奉献?捐遗体者选择了后者,但是在报名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外界的巨大压力。

女儿捐遗一周后,老夫妻俩也报了名

在观前街的捐遗宣传车前,总能看到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他叫朱永发,今年64岁。旁边的宣传车上挂着一位女孩的照片,笑容像花一般灿烂,那是朱永发的女儿,2007年去世后把遗体捐给了医疗机构。

朱永发的女儿叫朱滢,在2003年的时候查出患了软组织恶性肿瘤,那年她只有22岁。辗转几个大医院后,病情都没有好转,2005年开始恶化,肿瘤转移到了脑部。2007年4月23日,躺在病床上的朱滢得知因为眼角膜紧缺,很多病人无法重见光明,于是她打算在死后将角膜捐献出来。但是苏州当时没有眼角膜库,朱滢就改为捐献遗体。当天,朱滢办妥了志愿捐遗的所有程序,7月1日就离开了这个世界。7月3日,朱滢的遗体被送到了苏州大学医学院,供解剖学习。

虽然朱永发和妻子很赞成女儿捐献遗体,但是到了清明节,看到别人带着鲜花去扫墓,夫妻两人还是感到特别孤独。由于女儿没有墓地,去年清明

节夫妻两人就带了许多玫瑰花瓣来到横山烈士陵园,在池塘边喊着女儿的名字把花瓣撒到了水中。

去年4月23日,是女儿报名捐献遗体一周年的日子,朱永发和妻子来到红十字会填写了报名表,也加入了捐遗体志愿者队伍。

“入土为安”旧观念仍是最大阻碍

捐献遗体,既可以节约土地和木材,又能为医学事业发展做贡献,而且能树立文明丧葬风气。可是,在宣传捐遗的过程中,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遇到了不少阻力。笔者在观前街红十字会捐遗宣传车旁,随机采访了几位过往的路人,不少人对捐献遗体还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一位女士回答道“死后被解剖,太可怕了”,还有不少人表示,过世后入土安葬是中国的传统,从心理上不能接受遗体捐献。

苏州市红十字会捐遗会主任杨承烈介绍说,近年来苏州自愿捐遗的市民有了很大增长,夫妻一起报名捐献遗体的也出现了不少,但是旧的习俗仍然在阻碍捐遗工作的进展。“入土为安的旧观念在中国已经绵延了数千年,如今仍然根深蒂固,这也是阻碍市民捐遗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他介绍说,很多老人希望死后能够把遗体捐献出来,但是子女大多持反对态度。“有的子女同意父母在过世之后捐献遗体,可能会被邻居和亲戚笑话,认为是不孝甚至大逆不道,这种压力也是很大的。”据了解,目前苏州至少有50名老人同意死后捐献遗体,但是由于子女的强烈反对不得不作罢。

李胜华



位于观前街的捐遗宣传车,市民的关注度并不高。李胜华 摄

她是苏州学生捐遗第一人

苏州第一位成功申请捐献遗体的在校大学生何宁娴昨日表示,对于捐献以后的事,她只能“尽量不去想”。

两年前的何宁娴还是苏州大学医学院医学心理学专业大一的新生,对于解剖,那时候的她还没有过多的了解,专业的解剖课也还没开始上课,只在高年级的课上观摩一些解剖的过程,她也直言不讳地说,解剖尸体的过程确实有点恶心,一想到将来自己也会变成这样,她只能尽量不去想。她说,很多老人会对死亡充满恐惧,更不用说死后遗体被人解剖,但也许是自己的年轻给了自己勇气,那么遥远的事想起来就没那么可怕了。

其实,那时的她对于医学上尸体资源严重缺乏的情况并不了解,只是被苏州红十字会遗体捐献委员会三位古稀老人的讲座和苏州医学院的老教授杨汝杰一直站立在医学伦理展览馆里的骨骼标本所触动,凭着初生牛犊的那股热情和冲劲,她填写了捐献遗体的申请表。她说,当时有21名同学和她一起做志愿者,很多人也想

捐献遗体,但都遭到了家人的反对,出乎她意料的是,父母完全支持自己的决定,甚至他们自己也想申请,只是由于当地没有接收的机构才没有实现这个心愿。递交申请、父母签字、上交表格……一切都是那么顺利,她甚至都没有问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反对,因为在她心目中,家人一直都是很开明的,对于新事物也很容易接受,这样的决定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开始同学都非常吃惊。”她笑笑说,“但是也就这样接受了啊,他们也有想捐献的,但是都没捐成。”像何宁娴同宿舍的一位同学,爸爸妈妈一直不肯答应,说“小小年纪想这个干什么”,但是她就是不愿意放弃,以后放假一回家就劝说爸妈。

何宁娴说,自己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知道了什么是捐遗,有人也产生了想要捐遗的念头,她申请成功后,苏大教育学院有个男生就向她要了申请表,并通过她递交了志愿书,她觉得,自己也没做什么,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就很满足了。

吴皆与